

盧錦堂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主任

宋刻本《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》

《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》1卷，唐釋不空譯，宋開寶8年（975）吳越國王錢俶刻本。卷子裝。版匡高5.8公分，寬208.5公分。四周單邊。全卷用四紙黏連而成；第一紙經文51行，第二紙73行，第三紙73行，第四紙71行，又經文除第一紙首行11字外，其餘每行均為10字。卷首刻「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，捨入西關塔，永充供養。乙亥八月日記。」刊記三行，右下方鈐有「朗庵」朱文方印。次刻王妃禮佛圖。隨後即經文，首二行頂格題「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」；卷末有尾題「寶篋印陀羅尼經」。館藏此卷紙面尤多磨損處，以致若干文字不復得見。已經過後人重新裝裱，卷背有錦綾包首，上貼題簽，以墨筆書「雷峰塔寶篋印經真本」；復繫以錦帶及別子。在原經卷之前有近人樓（1880-1950）手繪雷峰塔圖，完成於「乙丑（1925）仲夏」，並鈐有「辛壺」朱文方印。該繪圖後另有莊嚴（1899-1980）錄陳曾壽八聲甘州詞，末鈐有「守藏吏」及「林氏寶宋室所藏」二朱文方印。而在原經卷之後鈐有「朗庵審定秘玩」朱文方印，接著則為莊嚴書邵伯綰先生詞，說是「穀孫道兄命寫」；穀孫即蔣祖詒教授，此經正是蔣氏讓予本館。全卷盛以木匣，匣蓋正面有墨書「雷峰塔藏經真本 寶宋室」字樣；背面有林朗庵手書題記：「雷峰塔崩圯於民國14（應是「13」）年秋，時余適客申江，以江浙戰爭起，未能往弔為憾。塔磚內有藏經者，千萬中未能得一，雖有經而霉爛不能展舒者，又屬百中之九十九，故當時羅致已難。余出重值，共得三卷，均頗完整；一歸中村不折翁（？），一歸藤井有鄰館，此自留玩者也。後所見多翻刻，明眼人自能辨也。朗庵記。」并鈐有「朗庵」朱文方印。

譯者唐釋不空，本北天竺波羅門族。幼喪父，隨叔來中國，師事金剛智。開元間返國，廣求密藏。至天寶初復來中國。譯出密部經77部。自玄宗迄代宗，均擔任灌頂國師。大曆中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，贈司空，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。唐嚴郢為撰碑銘并序。此釋不空所譯陀羅尼經大抵敘述佛赴大婆羅門無垢妙光住所，途中見一古朽塔，佛於是繞塔禮敬，並不禁垂淚；隨後微笑，十方諸佛亦同時大放光明，照耀此塔。佛又應金剛手菩薩所請，口授此陀羅尼經，接著即有七寶自朽塔涌出。民國13年，江浙遭逢戰亂，而埋藏此經的杭州雷峰塔竟然倒塌，類似經中所述古朽塔，可謂巧合。

刻書者吳越國王錢俶，字文德，錢鏐孫。初名弘俶，因避宋太祖父弘殷名諱而省略「弘」字。宋太祖建隆元年（960）授天下兵馬大元帥，至太宗太平興國3年（978）納版圖於宋。端拱元年（988）暴卒，年六十。諡忠懿。史稱錢氏崇信佛教，與捨經入塔事相符。刊記所稱「西關塔」即雷峰塔。又，查刊記紀年「乙亥」，當係宋太祖開寶8年（975），時俶正助宋攻滅南唐。俶依先祖遺命，臣服中國，既未稱帝改元，自無一己年號可署，至於何以不隨宋署「開寶」，姑且存疑。

吳越，五代十國之一，屬地大抵包括今浙江全省及江蘇省西南部、福建省東北部等地，國王錢俶所造此經，依張秀民〈五代吳越國的印刷〉文中所記，在浙江即有三種不同年的刻本先後出土：其一是1917年湖州天寧寺將要改建為中學校舍，施工時於石幢內發現，首有「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印《寶篋印經》八萬四千卷，在寶塔內供養。顯德3年丙辰（956）歲記」刊記，知時在後周；經文每行約8字。其二是1971年在紹興縣城關鎮物資公司工地出土的金塗塔內發現，首有「吳越國王錢俶敬造《寶篋印經》八萬四千卷，永充供養。時乙丑歲記」刊記。「乙丑」即宋太祖乾德3年（965）；經文每行約11字。其三是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，在有孔的塔磚內發現。館藏《寶篋印經》即屬最後一種。張文詳見《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》。有關雷峰塔的崩圯；相傳雷峰塔是宋開寶年間吳越王錢俶為王妃興建。北宋宣和年間，遭戰亂受損，南宋初重修。元末失火，僅存塔心。明嘉靖時，倭寇入侵，縱火焚塔。直至清代後期，因年久失修，再加上迷信者盛傳塔磚可避邪，盜挖塔磚的人日多，塔基已漸不穩。1924年9月25日下午1時40分左右竟轟然倒塌。

俞平伯在雷峰塔藏經出土之初，曾撰文報導，題為〈記西湖雷峰塔發見的塔磚與藏經〉，刊於《小說月報》第16卷第1號，提及雷峰塔藏經的實數究有多少，今不得而

知，在塔倒當時所出土的，則不過千卷左右。胡適曾寫信給李書華說：藏經出現之初，一元錢可買幾十卷，後來就貴到百元一卷。說見李書華〈五代時期的印刷〉一文。又沈津先生於所著《書城挹翠錄》有關此經的書志中記述：「所見雷峰塔藏經一百餘卷，北宋所刻僅十數卷，餘皆為民國間各坊估重刻售于善男信女者，其中多染色充舊，以欺瞞藏家。」除本館所藏者外，臺灣的故宮博物院、大陸的北京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、復旦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博物館、浙江圖書館、浙江博物館，以及海外的大英博物館、美國國會圖書館、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、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圖書館等多有收藏。李書華〈五代時期的印刷〉一文復曾引述：「伯希和遺著以為雷峰塔的陀羅尼經既印了八萬四千份之多，則當時所雕之板一定不只一次；因為一次所雕之板，應不能抵抗排印經卷份數如彼之多。」由上述各單位所藏，其中字體與卷首版畫都存有差異可證；但或不免囿入悅品。

元刻朱墨雙色印本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1卷，姚秦釋鳩摩羅什譯，元釋思聰註解，元至正元年（1341）中興路資福寺刻朱墨雙色印本。1冊，經摺裝。版匡高27.8公分，每摺寬12.7公分。上下單邊朱框線。每摺5行，行大字12（朱印經文）、小字24（墨印註解）。卷端首行頂格朱印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」，其次三行低二格分別墨印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」、「梁昭明太子加其分目」、「汝水香山無聞思聰註解」。末並依次附刻「般若無盡藏真言」、「金剛心陀羅尼」、「補闕真言」、「普回向真言」、「無聞老和尚註經處產靈芝圖」（朱墨雙色印）、至元6年（1340）潛邑蚌湖市劉覺廣（時寓中興路）跋并次年（至正元年，1341）讚、及「南無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。卷前有後人朱繪「釋迦說法圖」；卷後有「韋陀護法圖」，亦後人朱繪。按此經以若干版雕印而成，版心記有版次，自第三至三十九，無一、二兩版，昌師彼得由此推考，似此本前後的「說法圖」、「護法圖」原亦係雕印，不知何時失去，而由後人手繪補上。書中鈐有「甘露記」、「慈航記」二朱文長方印，或曾收藏於寺院。民國36年，本館在南京購得，遷臺後與臺北市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影印，並仿照原式採經摺裝，於民國60年出版。

此一館藏孤本在我國古代印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近代學者多以為我國雙色印刷發明於明萬曆末，而此書的出現，正為朱墨印書術的起始推前二百餘年提出實證。有關本書的印刷方式，昌師彼得早曾倡言「實係一版而先墨後朱分兩次印成」。「先墨後朱」，只要取一適用的放大鏡置於原書上，即可觀察得知；至若「雙色同用一版分兩次印成」，則可從下列情況獲致確證。

其一是斷版的發現。根據影印本，如第二十六紙，自右橫觀，小字「無」與大字「若」「藐」「得」「提」並列，大字出現斷版，小字則無；又如第二十九紙，自右橫觀，大字「第」、小字「虛」「不」與大字「何」「世」「何」等並列，大字亦出現斷版，小字則無。因此，若干學者認為這正是分色分版套印，纔會產生朱印、墨印相間，而朱印斷版，墨印則否的現象，卻未察原書此等小字都有以墨筆填補筆畫的痕跡，換言之，原亦與同版鄰近大字同時出現筆畫斷裂情況。最明顯的例子，如第十九紙，自右橫觀，小字「聞」、大字「如」「波」、小字「蜜」「諦」、大字「波」「是」與小字「也」並列，同時出現形成一條線的斷版，尤為確證。其他如第六紙、第八紙、第十二紙、第十五紙、第二十一紙、第二十三紙等，亦出現連及大、小字的斷版現象。此外，又有值得注意的是，因分色刷印，位置不易對準，所以同版中相連朱墨兩色的斷版，兩者或有高低差別，而實際上版片本身的斷裂痕跡原是形成一條線。

其二是在原書中，可明顯看出若干朱印大字的邊線呈現墨色，如卷端題名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」四個朱印大字中，「若」「蜜」「經」三字左邊筆畫邊緣處刷印了少許黑色；又若干墨印小字邊緣呈現朱色，如第五紙，朱印大字「善現起請分第二」左旁「解空特地」四墨印小字右邊筆畫邊緣處刷印了少許朱色。再者，原書中界於朱印大字與墨印小字間的圈點，其中靠近大字的一半印成朱色弧線，而靠近小字的一半則印成墨色弧線，這情況並不少見。以上各例，都是由於同版分色印刷所致，亦即在刷印朱色部分時把墨色部分掩住，或在刷印墨色部份時把朱色部分掩住，卻都沒有做得完全而形成的。此外，「註經處產靈芝圖」上，樹幹與雲彩相接處斷開一、二毫米，或以為是分版套印，其實這正是由於雙色同在一版上分次印成，而樹幹與雲彩密接，刷印雲彩時難免會將樹幹底端掩住，無法著色，看似斷開。

本書既屬同用一塊版，朱墨雙色分次印刷而成，上下框線自易忽上忽下，有朱有墨，最後爲求整齊美觀，於是上下框線再以朱筆填補，這在影印本上自然察覺不出來。試以第八紙爲例，見有上下朱描框線，又上朱描框線下另有一高一低的朱印框線與墨印框線，此是朱墨分次印刷時，位置不曾對準又重新描畫所造成的。